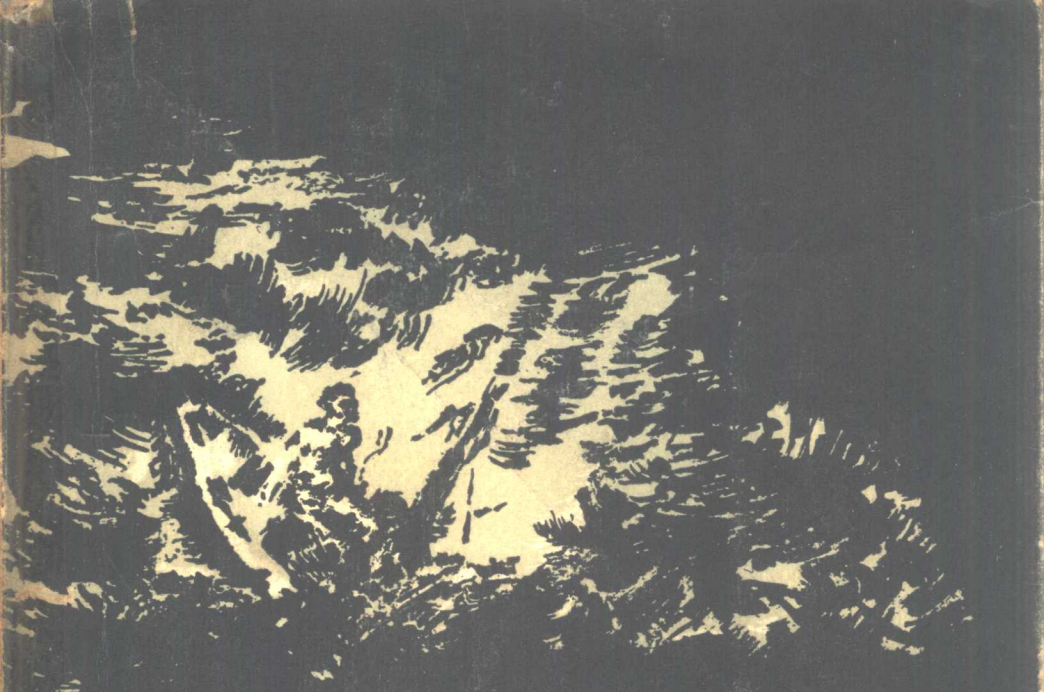




海燕

杜米特里烏著

海 燕

〔罗马尼亚〕杜米特里乌著

尚 青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Petru Damitriu
PASĂREA FURTUNII

据 E. Farca 英译本 "Stormy Petrel"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Bucharest, 1956) 转译。

海 燕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册号1350 字数333,000 开本850×1168 耗¹/₃₂ 印张14¹³/₁₆ 插页3

1959年8月北京第1版 195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定价(3)1.45元

CAG 51/03



Petru Dumitriu

一九三八年初秋，在古拉·保蒂飞以东十几哩水深二十到三十零的大海上，有三个漁夫乘着一只塗过焦油的平底船。他們中間年紀最大的一个有四十开外，名叫費洛弗蒂·罗曼諾夫。他是个神情阴郁、目光严厉而恳切的人；当他看着你的时候，你会感到仿佛面前张起了一重鉛样的帷幕。他一眼要把你看个透，从上到下的打量，还要給你来上个考語。就为了这个，大家对費洛弗蒂·罗曼諾夫都宁願躲着点兒；可是他們还是喜欢他，为的是他从沒有給誰吃过苦头，干起活来又勤快又認真，而且一声兒不言語。他难得一次講上几句话，就連这几句話也还是劝人相信聖經的，他就是这样子一个人。

第二个漁夫是特洛非·波波夫，还不到二十五岁，比費洛弗蒂还要沉默寡言。特洛非是那种温和听话的人。你要是跟他說“做那件事”，他就去做；“上那兒去”，他就去；“留在这里”，他就留着。費洛弗蒂是个高身量、宽肩膀的大汉，生着一把紅色的大鬍子，目光犀利，使人不敢对他正視。特洛非也是个高个兒，不过身材瘦长而且沒有鬍子，有一点亚麻色的鬍子楂兒也还是在到了海上之后才长出来的，一双清彻的碧蓝色眼睛，象孩子的眼睛似的好奇地望着你。費洛弗蒂話說得很少，特洛非則根本就不說話，除非你問他什么事，也只是說一声“是”或“不是”，接着又悶声不响了。

船上第三个漁夫是亚当·耶拉，那时才十七、八岁，还没有

长鬍子。他比那两个甚至还要高，比他們要高出一个头去，也是宽肩膀；他的灰色眼睛有着凶狠强横的憤怒神情，因为他天生来是个容易激动的人，而且性情固执，不好駕馭。

眼前这三个人都不說話。亚当和特洛非不在蕩桨，他們把桨压着，讓船慢慢地滑行着，慢慢吞吞地，不慌不忙地，船尾向着前方……。海水在塗过焦油的船身四周輕輕激蕩着；太阳穿过一层薄薄的雾气照射下来，海面上籠罩着一种难以想象的寂靜。海波无声地緩緩起伏着。水面光滑，透明得象油一样。远处，可以看得見四五只也是从但尼洛夫加来的船；星罗棋布在地平綫以外附近一带海面上的，一定还有更多的船，那些船上全都是习于惊涛駭浪的漁夫。

現在亚当同特洛非推着桨，用他們通紅的巨大手掌紧紧地攥着。船向后溜了两三船身远。費洛弗蒂蹲在那向上翘起象一只土耳其便鞋的鞋尖似的船尾上，两膝齐到耳朵，两只手湿漉漉的，从海里把細細的、潮湿的釣絲一碼一碼的拉出来。釣絲上每隔一定的距离，挂着一只发亮的鋼釣鈎。有时候釣鈎上挂着一条也是发亮的魚，但那是一种旧銀子的光亮而不是鋼的光亮。有时候釣鈎上沒有了魚餌，費洛弗蒂就伸手从船底一只籃子里拿出一条魚来安在鈎上，把一段綫放到水里去。同时，用左手把水里的长綫拉出一段来，要是鈎上沒有魚餌就重新給补上。亚当同特洛非推着桨；水从釣絲和釣鈎上滴滴答答流下来，流到船里。費洛弗蒂两条手臂一直湿到胳膊肘，从海里一段綫一段綫、一个鈎又一个鈎往外拉，拉出了一百碼长綫，一百个鈎、一百五十个鈎、二百、三百、四百……无穷无尽地往出拉。海水懶洋洋地拍打着船底，桨在桨架里嘰嘰嘎嘎的响，亚当和特洛非气喘吁吁，費洛弗蒂默默地工作着。他的脊梁上全湿了，衬衣粘在背

上。不时地喃喃道：

“再靠右些……靠右些……”

于是那两个年紀比較輕些的人逆着暗流使劲推着左手的桨。緩緩起伏着的灰綠色海水下的那股暗流正在把他們从延伸在二十五零深的海底沙上的釣綫那兒冲开。

“再靠右些……”

每只釣鈎落到水里听起来好象投一块石头下去一样，而且也在水面上留下一点水泡；可以看到鈎子往下沉，它的亮光愈来愈黯淡，最后消失在暗綠的海水中。釣鈎一个又一个的往水里抛。海上四下里荒漠无人。別的船已經駛走。亚当和特洛非把他們的船一碼一碼的向前推进。

“再靠右一点……”

一条大海里的釣綫原是非常长的。当那条綫上几百个釣鈎上面連一条魚影子都沒有的时候，綫就显得更长了。初秋的下半也是很长的。耀眼的太阳透过一重薄霧照射下来，发出乳白色的光輝。天空呈現出浅藍、慘淡、捉摸不定的色彩，有点近乎灰色。透明、象油似的海水沒有一点声音；沒有一絲褶痕，沒有一点泡沫，沒有一个水泡从浪峰上滑到两边的海里。海水在焦油塗过的船身下輕輕拍打，惹起人的懶散和睡意。懶散和睡意……干燥的桨架噠噠噠响着……两个人推着桨，慢慢地、慢慢地、不慌不忙地……費洛弗蒂咕嚕着，

“再靠右一点……”

末了他累了，就只小聲的說：

“右边……”

风早就止了。不时地从不知哪里飘来一陣微風，輕得几乎使人感觉不到，就象吹了一口气，一口刚刚够使鏡子上起一层暈

的气。就是这样，再没有什么別的了。之后，空气中充滿了寂靜。远处，在北面，有高高的，幻成象城堡似的云彩，它們的顏色叫你奇怪——是灰色的呢还是紅色的？——慢慢地从地平綫上升起来。費洛弗蒂對它們看了一会儿，也許更久一点……接着又去检查釣綫。推槳的默默地推着槳；他們用衬衫的袖子抹去了額上的汗水繼續的推。特洛非什么也不在想。十七岁的亞當·耶拉在想着晚間在家里柳樹下見過面的姑娘，在那个誰都找不到他們的地方；他一想起她來，就感覺到了他摟着她，而且他的沉重的、發燒的腦袋益發的熱了；身體內一種可怕的力量在涵涌。他真希望能長出一對翅膀飛過大海，並且突然覺得他的兩臂仿佛強壯得滿可以帶他穿過空中飛向岸上，越過那一眼望不到頭的大海，飛向那土山上，飛向那姑娘在暮靄中等待着他的——一叢柳樹邊。

“再靠右一點！”費洛弗蒂的疲乏的聲音輕得同耳語一樣。

飛到遠處去嗎？可是——一個人得為了他的冬天的麵包而工作；一個人得工作，要不然那漁船和釣綫的主人會跟他過不去。到遠方去！周圍是這樣可悲的貧乏；雖然他們工作得那麼辛苦、那麼久，却撈不到魚，而且眼看着喝的水也要不夠了，因為在船底里的小桶差不多空了……

亞當坐立不安。他不象那兩人般地已經筋疲力盡；他才十七歲，全身充滿了他自己也不知道的力量。他清清嗓子說：

“今天我們還留在船上嗎，費洛弗蒂叔叔？”

費洛弗蒂沒有回答。亞當好象在對自己講話似的，他也就自己回答自己道：

、“我想我們要明天上岸了……”

一陣沉默；釣鈎落進水中時發出濺水的聲音，而——很了不

起的——听到了特洛非的声音：

“什么风把你送回家呢，你这个傻瓜？你要一直划到波笛塔
嘴？”

“啊，妙呀！”亚当愉快地答道。“妙极了，嘴上挂锁的圣约翰
开口了。我干么不能划呢？当然可以！”

“靠右……”费洛弗蒂·罗曼诺夫闷声闷气的咕囔道。

亚当又默不出声的继续干他的活。今天很难得心情轻松。
他们什么也没有钓到，几乎已不剩下什么饮水了，渔船和钓具的
主人会找他们算账的……即将来临的冬天会比往年更困难，因
为最近一星期简直白费光阴……

亚当叹着气并且暗暗的咒骂。飞回但尼洛夫加，晚上抱着
一个姑娘，想得倒真不错！家里的老妈妈不是正等着他带钱给
她，她好买面粉同石蜡，还要给他买一双新靴子，那双旧的已经
破得脚趾头露在外面了……啊，去他的贫穷，去他妈的这一切贫
穷劲儿！

他继续划着，半闭着眼睛。海水的拍打声几乎要催人入睡，
而天时又异乎寻常的闷热。不错，不时的有一阵微风吹来，但连
风也是热的。你流着汗，你的心吃力的跳动着。空气沉重而郁
闷，大海愈来愈静，好象在瞌睡似的，陷入了宁静中。

亚当在座位上挪了挪地方。他感到坐立不安，重又清清嗓
音说道：

“我们让他的钓线白白烂掉，埃弗旦会怎样痛骂我们啊……
天啊！他会怎样痛骂啊！到明年……”

他静了下来，等待着回答。可是费洛弗蒂没有说什么，特洛
非跟平常一样象个哑巴似的。亚当叹了口气说道：

“除非你是个非常精明的脚色，要不然你根本不可能赚钱。

如果你老老实实，干活拿工錢，你只能做一天吃一天……你攢不了錢；你休想要攢一个子兒……”

他又靜了下来，因为突然地，說話也要費很大劲才行。但这一回，費洛弗蒂，他背朝着他，在船尾上弯着身子，回答他說：

“聖經上說：有錢人要进天堂比駱駝穿过針眼还难。”

“不錯，”亞当鄙夷地咕嚕道。“可是这刻兒工夫他在他的地堂里却滿好……他吃得好喝得好，买田买地，在鎮上出卖魚同魚子，大笔的攢錢……而我們这些可怜的穷打魚的得在海上挺着。”

費洛弗蒂不答腔；他以为他終究从海里釣到一条魚了；然而，鈎子上是空的。費洛弗蒂在鈎上装上魚餌又重新把它放下水去。完了他轉过脸去看着亞当責备他道：

“你的話象一个罪人和一个蠢人講的……你为什么要判断别人呢？”

“我沒有判断他們，”亞当反駁道。“我只是說出我所看到的。我說得不对嗎？”

“再靠右一点……”費洛弗蒂咕嚕道。

亞当·耶拉大声笑着，摇头晃脑的使劲推着左手的槳。接着他叹了一口气，自己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憋得透不过气来，好象空中沒有了空气，或是他的肺有了毛病似的；不管他吸了多少空气进去，似乎总不够，惹得人心煩，使人变得乖戾而固执。这个費洛弗蒂怎么讓人受得了？他可以是一个正当盛年的老資格漁夫，也可以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但怎么受得了他？十七岁的亞当，高大，寬肩膀、一头鬚发的亞当，突如其来地弯身伏在槳上，他那給太阳晒得褪尽了顏色的穿旧了的衬衣，几乎在当背脊处分成了两片。

“你是个圣人，費洛弗蒂叔叔……”他笑嘻嘻地喃喃說。

費洛弗蒂抬起他的严厉的眼光看着他：

“等我給你吃一頓生活，”他粗声粗气的說道，“你就知道該尊敬你的長輩了……”

亞當大声笑着，但是他滿心不痛快。要是他能和那个壮健得象公牛般的費洛弗蒂打一架，他会感到好过些。空气是那么沉闷和干燥，絲毫沒有一点凉意，不管你吸进多少进去；里面总好象在火烧一样。甚至連費洛弗蒂也似乎沉不住气了。只有特洛非一个人仍旧一声不响的頑强地推着桨，他的脸通紅，直流着汗；費洛弗蒂渾身浸湿了汗和海水，一面往釣鈎上安魚餌，一面憤憤地嘟囔：

“你这个倒楣的寡妇的兒子，你！可惜你沒有赶上挨你父亲的揍；要是可怜的潘凡尔·耶拉还活着，你不会变成这样一个邪教徒！你这么坏，这么倔强，我真不知道你敢不挨你媽！”

他憤憤地把釣鈎抛进水中。亞當发出爽朗的、調皮的笑声。

“不要判断我，費洛弗蒂叔叔，那是一种罪惡，你要因此进不了天堂的。誰知道呢，也許你自个兒脑袋上先要挨上一下子哩！”

他的强健的白牙齿閃閃发亮，他的突然阴沉下来的眼睛看上去近乎黑色了。特洛非有一点害怕，还是不作声。費洛弗蒂自己在心里盘算了一番說道：

“我犯了罪……寬恕我……”

他重又去检查那釣絲。他那么强壮有力，誰都不会設想他不敢和亞當較量。那年青小伙子知道这点，同时也知道費洛弗蒂是由于基督徒的謙恭而克制自己；他看出他在生气，而且好不容易压住了自己的怒气。‘他这么傻，我也没办法，’他想。‘如果

我們能打一架，痛痛快快打一場倒好了。’他气喘喘的繼續推着槳。隨後，用手背擦去臉上的汗，突然又用平常的聲調說道：

“喂，費洛弗蒂叔叔，你覺不覺得今天的海有點不對頭？”

費洛弗蒂頭也沒有抬，用他的重濁的聲音咕噥道：

“你說我們該怎麼辦呢，聰明人？”

亞當坐着想了一會，然後說道：

“丟下這個倒楣的釣絲，上岸去……”

費洛弗蒂聳肩膀。

“要是我們那樣做，埃弗旦會告我們毀壞了他的釣絲；再說，我們得划三四個鐘頭才能靠岸，那時風浪早就平息了……你要是我的兒子，照你現在這樣回答我時，我會給你一個嘴巴，教訓教訓你在長輩前不要賣弄聰明，可惜你的母親沒有能耐好好管教你！”

亞當激昂地答道：

“你是知道的，費洛弗蒂叔叔，如果她老人家吩咐我跳進火里去，我會去跳的；要是她生我的氣，我會給她下跪，跪一個星期！我對你說了吧，你想要在我身上玩什麼花招是沒有用的！”

他繼續划着，眉頭皺得緊緊的，鬚鬍子通紅。接着他突然發作起來，眼睛里射出怒火：

“不准你再說她一句壞話，你這個天杀的聖人模樣的**神父！”

費洛弗蒂突然感到仿佛要背過氣去了。在勃然大怒中，他恨不得要把釣絲扔到水中，從船尾上跳起身來，將特洛非推到一邊，給亞當一頓從未有過的痛打。特洛非似乎縮成了一團。突然費洛弗蒂卻泄了氣，呼吸促迫，僅僅用他的粗啞的聲音簡簡單單

地說道：

“你是个不信神的魔鬼，一点沒錯……你身上的宗教信仰只有在你賭神罰誓的时候才显得出有一点！”

亚当皺着眉头坐着，咬紧牙，不答腔。費洛弗蒂有点后悔的接着說：

“你这是最后一次和我一起打魚了。你太邪恶，太褻瀆神明……”

亚当在牙齒縫里咕嚕道：

“倒好象我找不到別人一起去……”

不管怎样，他觉得沮丧，从那一刻工夫起他默默地划着桨，一肚子的懊恼。他不时的偷偷看看費洛弗蒂，好象要說什么似的。有一回他甚至都要开口了，但又改变了主意，愁眉不展，心事重重地划着桨。这之后他們一句話不說的干着活，只有費洛弗蒂小声說着：

“靠右……”

水波帶有睡意的輕輕激蕩着，四周籠罩着深沉而凄切的寂靜；時間在不知不觉中消逝，什么东西都靜止着不动。空气愈来愈干燥，而且愈来愈稀薄，直到最后，一声拉长的、压抑着的、不容易听得清的声音——不过是一陣震顫——从远处的西北方传来。这是远处传来的一陣雷声，可是輕微到好象給一大块棉花包住了似的。

波浪現在是和緩的，成圓形的，搖晃着，仍旧无声无息的起

伏不定。它們是灰綠色的，發出蒼白渾濁的閃光，顯得跟它們從那里升起來的汪洋大海里的水不同。

沿着地平綫，升起了奇怪的水氣的圓柱，象是白楊樹，或者勉強有些象靜止的人的形象，象一些棉花做成的巨人，在地平綫上圍着這個迷失在茫茫大海上的小船在商議，這些棉花巨人的腳深深埋在青灰色的霧里。那三個漁夫停止了工作。那兩個年紀輕點的，手放在槳上，先是對那些從海上升起來的奇怪的幻象看着，接着把焦慮的眼睛轉向費洛弗蒂。他已把釣絲放到了頭，這時在船尾座位上直直的站了起來。他把兩條腿分得開開的站着，免得隨着船的顛簸而摔倒，兩手叉腰，也在看着雲——用那雙令人生畏的眼睛打量整個天空和遠處的水面。然而在這里，沒有東西怕他的严厉的眼光。雲慢慢地合攏來，好象在一隻煮開的大鍋上一樣，下面是一圈愈來愈平靜的海水。費洛弗蒂重又觀察了他周圍的情景，於是抬起臉來再一次察看着天空：天空是近乎白色的淡藍顏色。費洛弗蒂再向四下里看了一通。難道就沒有一絲縫隙可以讓光綫和新鮮空氣透進來嗎？沒有。所有一切都凝成了一團灰色的、粉紅色的霧，好象在這一層濃重的水氣後面有一個火堆在冒煙。

不，哪兒也沒有天氣晴朗的希望。費洛弗蒂的臉色陰沉下來；他俯視着四周的海水，看着那在船周圍搖晃的輕柔的波浪，於是他看見了那只鳥。那兩個年輕人焦急的一句話也不說，釘住了看他的一舉一動，也看見了那只鳥。那是一只黑色的小鳥，翅膀又長又窄。它就在逼近他們的水上掠過，隨着成圓形的波浪一起一落，好象越來越沉入了海的寂靜中。有時候那只鳥飛得這樣低，一下子在兩個波浪間消失不見了，一會又重新出現，在死氣沉沉的海上象支箭似的一閃而過，張開着的黑而窄的翅

膀一动不动。費洛弗蒂·羅曼諾夫看着它在海面上掠過，在波浪間飛翔，怀着敵意對它笑了笑。喃喃道：

“啊，你來了……”

他從他的座位上下來，盤着腿坐着，象土耳其人那樣坐法，動手鬆開一卷繩索。他並不看着那兩個人，靜靜地說：

“把船上所有東西捆好……”

他們也看到了那些雲；感覺到了海上死一般的平靜，感得到血液在他們的頭里和血管里劇烈地跳動，也看到了海燕。他們已經明白了。他們懂得。他們立即狂熱地動手工作，捆緊釣魚工具、淡水桶、槳，所有一切；他們把船內每一塊木料都拴在肋材上。用他們划船划出老黃的粗笨手指打出巧妙而複雜的繩結。他們跪在船里飛快的工作着，襯衫給汗水弄得稀濕。大顆咸味的汗水從他們的額上流入嘴角。他們瘋狂地工作。亞當·耶拉突然感到呼吸更困難，就停了下來。他的心跳得象是錘子在重重的錘打，接着稍為好過了些；這個年輕小伙子又用他的紅紅的骨節棱棱的手指繼續打錯綜複雜的結子。亞當偷偷地蹑蹑特洛非，特洛非一言不發，也沒有露出一點出了什麼意外的舉止；只是他有一個結子沒有打好，一個三套結只打好了二套，得重新打過。他在認真的對付這個結子，手直發抖。亞當暗自好笑，肚里尋思：‘特洛非准是吓慌了……我不也是心跳得那麼厲害嗎？’於是他又拚命地干下去。

他不時抬頭看看雲和海。海水變成了帶有一種金屬的光澤的銀色。光線不能透入到它的深處。不錯，是有一點光亮，但是那種光亮象是日蝕時的那種昏黯奇怪的淒慘的顏色。陰雲從地平綫向北升起，越升越高，使得那一帶天空布滿了一大片白色的烟霧的山岳。圓形的山頂漸漸化為絕壁懸崖，在崖邊是整個的

堡垒、教堂、奇怪的动物和白杨树；下面，接近水天交界的地方，雾在积聚起来。亚当·耶拉张大了眼睛注视着变幻的云彩和它们的骇人的高度。然后他忧虑地说道：

“費洛弗蒂叔叔……这次会比春天那一回更厉害！”

“如果这是上帝的意志，”費洛弗蒂以斬釘截鐵的語气回答。

接着問道：“嗯，你們干完了嗎？”

他站了起來。

波浪来回晃动得那么輕柔。站了起來，費洛弗蒂隱約感到一絲微風，那風不是从云堆那兒而是打从南面吹來的。費洛弗蒂把他的指頭舐濕了舉起來，要弄准那一絲微風是从哪个方向來的，而当他确定了这点之后，脸色更为阴沉了。他重又問那两个年輕人，

“喂，你們干完了嗎？”

“我干完了，”亚当回答道。

特洛非跪着在打最后一个結子。

“還沒完嗎，特洛非？”

“就这一个了，我就完，”特洛非悶声悶气地回答。

費洛弗蒂对船底板、船桅、大桅下桁扫了一眼，点点头。木材足够了。他拿起斧子把船桅砍成四段，把比較短些的帆桁砍成三段。小伙子們立着等候，手臂垂在身旁。費洛弗蒂說道：

“把它們都拿到这兒來。”

他們照着做了：船板，一段段的桅杆和各式各样的木材。他把那些东西用一根細而結实的錨索緊緊繞了三道。接着他把錨索打了死扣丟下海去。他划了个十字。特洛非也在自己身上划了十字，亚当看着錨下沉时也急急地划了一个小小的十字。水中起了不多一点漩渦，繩子慢慢地看不見了，象条白蛇似的滑进

了海中。抛下了錨之后，費洛弗蒂又放下了一节繩子，一碼一碼的往下放；二十、四十、六十、七十碼……随后他把木材拴紧在这条繩上，又放下一碼、两碼、三、十、二十碼……接着他把繩梢系紧在船尾鉄鈎上。現在船里什么都沒有了。紧紧捆住的木材在几碼远近处靜靜地漂浮着。海水是灰色的，在远处，是帶有鉛色阴影的死白色。三个漁夫在他們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来，費洛弗蒂深深的叹了一口气，

“好啦……干嗎不吃点什么？”

“我們不餓，”亞当回答說。

“那末喝一点水，”費洛弗蒂說。

两个小伙子不作声。特洛非走去湊着一根旧橡皮管在水桶里喝了几口水。亞当也很想喝水，可是覺得很难下咽。他坐在他的位子上等着。特洛非拿了一些面包和干香腸，开始慢慢地咀嚼，一直沒有对他的周围看一下。費洛弗蒂的鬍子一上一下地动个不停，听不出他在咕嚕什么。亞当对他看了有一会儿工夫，等着。最后，費洛弗蒂做完了他的祷告并且划了一个十字。亞当嘲弄地說：

“費洛弗蒂叔叔，这一次如果我們太太平平的过去，我要叫他們封你做大主教。”

沒有人答腔。費洛弗蒂閉着眼睛，鬍子搭拉在胸口，紧握着两手，一言不发。特洛非不歇地嚼着，下巴颏使着劲。

他們周围籠罩着蓝色的阴影。高得使人看了头晕的云堆几乎就在他們头上了。特洛非抬头看着云，头向后仰着，接着困难地咽下了一小片面包，若有所思地看着仍旧捏在他手里的那一块面包，最后决定把它放开。

亞当盯着浮在水面上的木材，木材已經漂开了去，拴木材的